

前日开完会,友人在朋友圈发了一组照片,原想说会场简朴,厉行节约。他坐在我后排,其中有一张无意间把我整个背影拍进了画中央,占了“C位”,倒像是我成了这幅画面的主角。我不禁莞尔,在底下留言:“虎背熊腰啊!”又加了个括脸笑的表情包。片刻后,他回:“哈哈,苗条的。”也附了一个大笑的表情。隔着屏幕,我仿佛听见他的爽朗笑声,睿智中带着几分俏皮。

笑过后,我倒认真端详了这张照片。我穿的是件家常真丝衣裳,淡紫底子上洒着几朵水墨白牡丹,右肩一朵含羞待放,往下斜逸出两三朵正盛放的,花瓣舒展得不慌不忙,错落有致,其余尽是留白,大片的紫,竟生出几分“疏影横斜,暗香浮动”的意境。中国画讲求“留白”,我想,设计这件衣裳的人,一定读过画论,美不在繁,而在分寸。

我下载了照片,命名为“背影”,顺手转发到朋友圈。没多久,点赞和评论就来了。“好看”“瘦了”“气质好”之类,都是常见的客套话。有一位朋友说得最有趣:“好贤淑的背影啊!”我读罢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贤淑?这词儿如今用得少了,倒像是从旧书里翻出来的,带着樟脑味的温存。背影哪里看得出贤淑?不过是恰好穿了件素净衣裳,安静地坐

新年前后,我受公务派遣,去雅典教育研究院参加会议,计划在与会期间顺访雅典国立大学和亚里士多德大学。这两所大学在希腊数一数二,且都设有孔子学院,都很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交流合作契机。

带着满满的工作规划与日程安排,我在元旦当天从虹桥机场开启了本次旅程。先飞到另一个国内机场办理出关手续,再转乘国际航班到达雅典。返程从雅典国际机场出发,仍然是先回到国内的转机机场办理入关,再飞回浦东机场。如果算上原计划



七夕会

群鸟逐日图

张彭鑫

晨光熹微,伫立于家中阳台,瞭望东方,见旭日初升,金芒刺破天际。我沉醉于那美丽的光辉,举起600焦距的佳能相机,准备拍摄。突然间,一群飞鸟的灵动身姿跃入我眼帘。寻思,若能將群鸟与旭日同框,该是多么画的一幅画面?我迅速在镜头前加上中灰密度镜,将快门速度调至1/4000秒,目不转睛地盯着取景框,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,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瞬间。一旁的小钟秒针有节奏地跳动着,“嘀嗒嘀嗒”,每一声都像敲在我的心上。十秒、二十秒……一分钟、两分钟,飞鸟依旧在太阳周围来回穿梭。三分多钟,奇迹发生了!那群飞鸟齐刷刷地振翅高飞,一头扎进了那轮耀眼的旭日之圈!我激动得手指微微颤抖,迅速按下快门,“咔嚓”一声,绝美的瞬间被永远定格。

迫不及待地点开相机上的读片机,眼前的画面让我热血沸腾:五六十只飞鸟在太阳中欢腾,它们或展翅高飞,似要冲破云霄;或盘旋环绕,如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……细心的观察、耐心的等待,终于换来了这张心仪之照。那一刻,所有的疲惫与等待都化作了无尽的喜悦与满足。

背影里的时光

陈文华

在一隅罢了。

如今人人手持智能手机,我们既是拍摄者,也成了他人镜头里的风景。方便是真方便,可翻遍我手机相册,竟少见自己的背影。人总爱看脸,爱看笑容,爱看那点刻意摆出的姿态,背影呢?背影是别人眼中的你,是你自己看不见的自己,最真实也最疏离的模样。

十年前,朋友送我家一只田园犬,取名“小奥同学”。女儿那时还小,扎着马尾辫,极喜欢它。有一次,她坐在凳子上看电视,小奥前爪离地,直立在她的肩上,湿漉漉的眼睛瞪得滚圆,仰头看她,像是要讨抱。女儿转头回应,马尾辫轻轻拂着大毛,一人一狗,眼对眼,鼻尖几乎相触,呼吸可闻。我正巧在她们身后玩手机,随手一拍,她们的背影竟成了记忆中的经典。

后来小奥渐渐长大,成了家里的开心果,也留下不少动人瞬间。有一次,我们带它去看望父亲,彼时父亲尚能勉强起身,大姐常常扶着他坐在床沿,望望窗外,感受外面的阳

光与微风。那天恰是小奥六岁生日,一家人围着唱它听不懂的生日歌。镜头前,众人笑得灿烂;而小奥却背对相机,一脸懵懂地望着家人,嘴角咧开傻笑。父亲的苍老瘦削,小奥的好奇快乐,两个沉默的背影,在那一刻被定格为永恒。

而今,父亲的背影已远行,小奥也褪去了昔日的活泼,步履渐缓。我的镜头,悄然转向了日渐成长的小孙女。当然,她的背影照也是寥寥。倒是上回在真新公园,她站在池边观鱼,一身绿裙,头戴红帽,亭亭而立,宛如池畔一朵初绽的莲。我轻唤她的名字,她闻声回首,阳光洒在发梢,笑意从眼底漾开,如晨光拨开薄雾。那一瞬,我按下快门,心底蓦然浮起一句:“回眸一笑百媚生。”

我们常说“留影”,其实是“留忆”。照片不过是媒介,真正可贵的是那一刻的情感与温度。笑容常常是预备好的,角度都可能经过设计,而背影之所以动人,或许正因为它不刻意,不表演,只是静静地在那里,是一个无意间泄露的真相——你看着前方,浑然不知身后,已有人悄悄记下了你没有防备的姿势,封存了一段更真实、更值得铭记的时光。



是谁,捅破窗棂纸,被祖母扎了手。是谁,用小锯锯了炕沿儿和太师椅的腿子。在这种满了大窝瓜和小黄瓜的后花园中走来的正是你呀。

小团圆媳妇死了,死于旧时的人生里,死于人们惯性的因袭的生活里。今天所有的女子都笑得更甜。笑——是她们灿烂的青春最好的佐证。今天吃块豆腐怎么会“倾家荡产”?倒是长舌妇们还广布城乡。东二街上的大水坑早就填平了吧!可是心呢?许多心一百年了不还是一汪泥沼,在那儿巴望着沾倒一匹马或者掀翻一辆车吗?

王大姑娘死了,冯歪嘴子也没有上吊哦!老祖父死了。小主人逃荒去了。只留下后花园。寂寞的李子。寂寞的樱桃。寂寞的韭菜。

寂寞的童年紧伴着你。还有《生死场》,《小城三月》和《呼兰河传》。它们都伴着你在异乡的浅水湾。而浅水湾的你的墓还在吗(有人告诉我,你又重葬在广州)?会不会有人献花给你,哪怕是一只小黄瓜或是一束韭菜。

感谢你于这琐碎的人世间留下的不朽文字。在近一百年之后的当下,让我感动。

在这五光十色的都市里,我是寂寞的。在苦闷之余就想到了你。你也是寂寞的——你的生和死。

人生的战斗无止境。你会赐予我力量吗?萧红啊萧红!



龙,还有多家电视台记者扛着摄影机、举着话筒,在人群中精准捕捉最焦灼的面孔,录下那些挥手、耸肩、叹气等。

带着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各类机场见闻,我站在浦东机场的行李转盘前等箱子。贴心细致的行李服务再次惊艳到我。对于有些乘坐托运行包的软质旅行包以及一些体积稍小的物件,机场竟给它们一一配上了篮筐,不像耐摔打的大箱子那样咣唧一声从出口落下,而是安稳、熨贴地滑到传送带上。出机场找出租的疾步快走中,一路都有工作人员清楚地指路,甚至有位年轻的工作人员,兴许是看出了我的急切,特意建议最好去乘坐某个位置的扶梯,那样的话就可以一步到位,出门即上车。对于简洁高效的追求,已经融入日常习惯。专业又细致的服务和帮助,为驶向世界各地的旅人们提供的美好体验,实在令人感慨!

芦苇们通体萎着,顶一头乱蓬蓬的芦花,渐渐地,着一层白衣。远处,浅墨寥寥,几痕人影晃动。

雪花一飘,运河两岸便美得不可方物。小蝴蝶般的雪花把运河裹得严严实实。那时的雪好像下得都大,厚,如酥糕,踩上去咯吱咯吱响,下起来就没有停的意思。雪花飘落的声音那么轻,沙沙的,温柔与欢快,宁静与厚重,恢宏与苍莽。总不明白一个问题,为什么雪是白色的?而不是黄色绿色或者红色黑色。那时没有百度,没有科普书,我们自己得出的结论是,白色想扎我们的眼,让我们注意到它,跟它玩。

我们的快乐与雪有关。见到玩伴说的话是:下雪啦。手缩进袖管里,等着玩伴的手伸过来,手拉手,一起去撒野。玩雪的花样很多。踩着雪滑着跑,像花狗一样在雪地上打滚,找根长棍插树枝上

念萧红

侯 威

读者诸君一看拙文之题,或许会以是为谈诗稿可以换钞票,或是说诗稿还值些钱的意思。如果就诗稿发表后的稿酬或有人获奖后的奖金而言,那么无论多少,自然都可以算是诗稿换钞票。可本文所谈的,却不是换钞票,而是一些诗人诗稿被小偷当作钞票盗走的闹心事。

我所知的最早诗稿被盗,是三十来年前事。太原诗人薛青萍先生,因同著名诗人罗元贞教授皆酷爱诗词多所来往而成儿女亲家。一次痛心告我说,那次带着诗稿去会罗教授等几位诗友,小心地包在一起的诗稿,在公交车上不小心被小偷当钱包偷走了!一下子丢了许多诗稿,丢丢了钱包更心疼,又气又急,站在道旁真有些蒙了。我笑问道:那应该因此而有诗呀?薛先生也笑了,说当然有啊。他所成诗,其中一首为:“十载奚囊七百篇,时穷不值半文钱;误将诗稿当钞票,贼比诗人更可怜。”痛惜之中而又不足风趣与幽默。

后来又听其他诗友谈到,我曾见过一二次面的湖南诗人王巨农先生,几十首诗词稿,在长沙车站也被扒手当作钞票窃去。也是又气又急,感而填了一阕《虞美人》词以记其事,下阕为:“方知梁上诸君里,也有风流子。欣然一笑遇‘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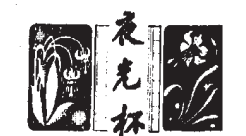
的雪,雪懂我们的心思,配合着,钻进脖子里沁得打激灵。攥雪球,攥得又圆又瓷实,我们称其为白馒头,垒起,垒高,小树那样高。互相拌嘴了,完全可以拿起一个雪球当作武器,甩过去。攥累了,干脆直接把雪堆起来,堆到不能再堆了。雪上部分削出大头细颈长手臂,树枝作辫子,牛粪作眼睛,胳膊弯里擎一把芦花,或者一根胡萝卜,还有点舍不得,怕被哪个小子偷偷掠走。

雪人们奇形怪状,表情不一,快乐的多,吓人的少,是另一个的我们。一群喳喳麻雀好事儿,凑过来,啄几下雪人的雪,瞅瞅我们,鄙夷地走开了,一溜爪印,指指点点。这么大的雪,麻雀吃什么呢,总不能吃雪吧?它们是不是跟我们人类相比,有煮雪烹茶之雅兴。雪水带着微微的甜,比运河的水好喝,或许是喝惯了运河水,换个样儿觉得新奇。

天仿佛漏了,雪一直下,不免担心,运河能盛下吗?一排排老柳倒是安然,它们有十足的定力,平时树上不缺动静,这会儿,咕噪的家雀,哇啦啦的乌鸦,全噤了声。几人接不起来的粗柳,我怀疑运河边有了人家时,它们就来这里安家了。它们的根一定粗壮,这会儿说不定正跟运河水唧唧我我呢。这些大自然的细枝末节,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:即使雪花飘舞,运河也从未静息,一如沉思,一如低吟。

运河里的雪很快成冰,清寒漠漠,有人在冰面上甩开鞭子抽得啪啪响,陀螺转得欢,还有人坐块木板转了两根棍子滑过河去,一会儿又哧楞哧楞滑回来。我羡慕极了,可大人再三叮嘱不许下河,实在太好奇了,就在河边上敲几块冰坨掰几条冰溜儿拿着玩。

又一个大雪天。没有小时候的玩伴,没有雪



人。我坐在雪中,把自己扮成了一个雪人。从早坐到午,幻想着有个像林冲样的好汉提着丈八蛇矛,一路风尘仆仆,向我走来。运河向南,向北,通向我没有去过的远方。多年后,当我沿着运河向南北走了一遭后,发现原来家乡的这一段河早已成为了心中的图腾。

雪融化是从光开始的,天地间突然就不只有灰和白了,雪与运河相融,一点不动声色。我们跑过地面泛起一个个泥印,太阳照上去,热气腾腾。麦田里人们开始忙碌,清理未化开的积雪,铲起厚厚的土层,转身洒向田里。

风开始大起来,呼呼跑过。运河因了雪水的加入,在风中再度酝酿,一波一波,荡漾出好身段。都说南运河这片地界是风水宝地,集天地日月之精华,种上一块土坷垃,也能长成一个金疙瘩。

立春后,偶尔还会降雪,飘下便化得没了影。运河已经开启冷冷的歌唱模式,声音激起动物的情愫,带动出更多清冷冷的声响。或许这时候人的足迹是多余的,不去打扰吧。安静地躲到一边,思考一些有关雪的话题,想着更长久的日子。

如今,雪下得吝啬,清瘦。突然很怀念那些堆起的雪人,如丢了亲人家。闭上眼睛一想,我的雪人们早已不在多年。运河的水倒是越来越风情了。一条河与一座城早已融为一体,文人雅集,一觞一咏。家门口这段河正好依势弯拐成了一个倒放的漏斗,种下草籽,以简生繁。若是下小时候的大雪,运河是否依然悉数盛下。只是,是啊,那样的装扮雪人,那样的静坐听雪,需要多少年,多少年啊,才能再相逢。

音’,竟把老夫诗稿当千金。”亦甚有趣。

广西诗人钟伯依先生,没见过面,听诗友讲,在南宁汽车上,鼓鼓的诗囊也被小偷当财宝偷走。痛惜之余,亦只能以诗记之,其中一首为:“天涯浪迹叹飘零,爱士谁投两眼青;把我诗笺当异宝,感君‘知遇’太深情。”读来令人忍俊不禁。

七八年前,又曾听说上海有位诗人肖水,家中失盗,电脑被偷走,十多年诗歌电子稿丢失了,甚是可惜,自称为“断尾之痛”。这使我想起此前成都诗人滕

伟明先生也电脑诗稿丢失事。只记得他反复说丢失了、全丢了!却不知是笔记本电脑丢失了,还是操作失误而把电脑文件弄丢了,总之是丢了很多诗稿。

一起丢失的,还有不少文稿。不但悔恨、伤心不已,而且竟至有些绝望了。所以在电话里对我讲:“死的心都有了!”我想尽量安慰他,却又想不出什么可以使他减轻痛苦的话来。

就诗人而言,诗乃呕心沥血之作,十分珍贵的诗稿被小偷偷去,而且一定是发现并非钞票而为毫无用处之物后,就当垃圾丢弃了。虽因诗稿被窃,成就痛惜又不足风趣之诗,甚至可传为佳话,但所得终不及所失,真令人恨恨!

诗稿与钞票

马斗全

